

只要存在 就要打仗

——看美国黩武如何成为世界乱源

新华社北京3月8日电（记者 赵卓昀 付一鸣）美国反战组织“粉色代码”日前公布的研究数据显示，美国及其盟友自2001年以来在“大中东及北非”地区共投下至少32.6万枚炸弹和导弹，相当于平均每天投弹40余枚。

分析人士指出，美国拥有世界最高的军费支出和全球最强的军力，但长期以来并没有把力量用于维护世界和平，而是从维护自身霸权地位和利益的角度出发，不断非法动用武力干涉甚至入侵别国，威胁世界和平，成为世界一大乱源。

信奉暴力

拜登新政府就职刚一个月出头，美军就于2月25日对叙利亚东部发动空袭，摧毁多处设施。美军方宣称，此次空袭是对美军和多国联军人员近期在伊拉克遭袭并受到持续威胁的回应。叙利亚、俄罗斯和伊朗政府均强烈谴责美方这一违反国际法、侵犯叙主权的行径。

“粉色代码”联合创始人梅代娅·本杰明和该组织研究员尼古拉斯·戴维斯撰文指出，这次空袭只是美国及其盟友长期以来在“大中东及北非”地

区无休止军事行动的最新案例之一。过去20年来，伊拉克和叙利亚是此类行动的主要受害者，据不完全统计，累计有超过15.2万枚炸弹和导弹落到这两个国家境内。

上述数据主要来自美军公布的战报和其他机构的统计。鉴于美国政府从2020年起停止公布相关信息，加上直升机空袭等类型的军事行动所消耗的弹药未包含在统计数据中，实际弹药使用数量会比32.6万这个数字更大。而这些轰炸究竟造成多少无辜人员伤亡，外界更是无从得知。

有统计显示，美国建国240多年来，有227年在打仗。正如俄罗斯军事科学院通讯院士、政治学家谢尔盖·苏达科夫在接受今日俄罗斯电视台采访时所说：“美国只要存在，就要打仗。”

本杰明和戴维斯指出，如果美国现政府继续在往届政府的基础上堆积更多谎言和暴行，“将无法重新赢得世界对美国领导力的尊重，也无法赢得美国公众对本国外交政策的支持”。

穷兵黩武

在美军海外狂轰滥炸的背后，是美国持续高企的军费支出。

瑞典斯德哥尔摩国际和平研究所2020年4月发布报告指出，美国的军费支出在2019年增长5.3%，达到7320亿美元，占全球军费总支出的38%，几乎相当于排名其后的10个国家的军费总和。2019年全球军费支出较上年增长3.6%，增速为2010年以来最高，而美国的军费增长是重要原因。

分析人士指出，军事力量是美国全球霸权的重要支柱。二战结束以来，美国一直保持大规模海外驻军，凭借庞大军事力量维护自身及盟友的利益。

美国国防部2018年出台的国防战略报告提出，美军应同时实现有效核威慑、发展导弹防御、应对大国竞争和热点危机、维持反恐战争等诸多要求。

美国智库布鲁金斯学会高级研究员迈克尔·奥汉隆指出，这些要求比美国在冷战结束后很长一段时间内的计划都更具野心，因此需要更多经费支持。

害人害己

事实上，美国的巨额军费和频繁的海外军事行动只有利于美国少数政

客和军火巨头，损害的是绝大多数美国民众的利益，更对世界和平与稳定构成严重威胁。

美国一些专家学者和政治人物也对巨额军费支出持批评态度。他们认为，政府应将资源更多投入到应对新冠疫情和气候变化以及推动经济社会发展等方面。

哈佛大学国际关系学教授斯蒂芬·沃尔特日前指出，美国的巨额军费打造出强大军力，然而美国并没有世界上最好的基础教育、医疗制度、无线网络、电力系统、铁路、公路和桥梁，美国还缺乏经费充足的公共机构。

2020年7月，美国国会独立参议员伯尼·桑德斯和民主党籍参议员爱德华·马基曾建议将2021财年国防预算削减10%，但未获参议院支持。马基当时发表声明说，巨额军费支出没有保护美国人免受新冠疫情的影响，也不能保护美国人免受环境破坏和气候变化影响。美国的政策优先项应该是消除贫困、应对全球性疫情、资助教育事业以及改善医保体系，而非发动战争和研发新式武器。

（接上期）

我摸摸丫丫身上的小薄袄，担心她会冷。任叔说：“打小冻习惯了，不害冷。”

我看那蘑菇长相有点丑，任叔说，这是树林中里长的野蘑菇。

进了大堂屋，暖气让我很受用。说实话，早在集市上我就冻得受不了了，一开始是皮肉哆嗦，没多会儿心肺一起哆嗦，像有人在腔子里提着来回甩，甩得我摇摇晃晃站不住。我在沙发上坐下，背靠一组暖气片，热气从里面传出来，源源不断的暖。这大屋沿墙壁安装六七个暖气片，一个小型的炭火炉把屋子烧得热热的，把这个冬天烤得暖暖的。我微笑着伸伸腰，像一只按着四蹄拉长身子的老猫。

阿姨从厨房走出来，两手湿淋淋，她黄瘦的脸上始终布满笑，好像她从没为什么事犯过愁。她笑吟吟地问：“慧回来啦？”

随阿姨进了里间的厨房，空间不大，却安置了两个铁炉灶，红红黄黄的炭火扑包水壶的大屁股，烫得它吱吱叫。两条二尺来长的大草鱼，平躺在大洗衣盆里，亮起丰厚的白肚皮，两头翘出盆沿，看样子，它们躺得不怎么舒服。我刚在盆边蹲下，正赶上一条鱼伸懒腰，

扑棱一下，一个精彩地打挺，溅了我和姨一头一脸的黏腥。

阿姨说：“你看看你看，它有多大劲儿，怪不得咱老家人叫它‘混子’。”

她顺力把大混子拨拉到脚旁的案板上，说：“这是二娃子两口一大早送来的，开车从人家渔场现捞的。趁花工都在家，你来家也没吃上啥，今儿个咱炸鱼，喝鱼汤，改善改善生活。”

阿姨抹掉额头上的一片鱼鳞说：“其实俺们接长不短地改善生活。”

菜刀落在鱼身上，阿姨斜着刀刃刮鱼鳞，嚓嚓两刀，那鱼腾地竖起来，尾巴支住盆底子，大嘴朝天吼，我没听见它吼声，但看见它亲自站起来，个头儿几乎和我蹲着一样高。正惊诧，它“呼通”一声躺下了。

阿姨惊魂未定地看着鱼，惊呼：“天爷啊，看疼哩！看抖哩！罪过罪过，我叫你受苦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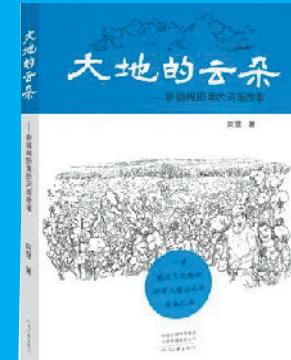
她拿眼睛望着我，眼神像个犯错的小孩子，阿姨说：“光顾着给你说话哩，咋忘了先拍死它了？看弄的啥事，天爷！”

在阿姨没拍到鱼头之前，我抱着头先跑了，一蹦子跑到院子里，直到一丝鱼腥闻不见。

大地的云朵

——新疆棉田里的河南故事

□阿慧



整个下午没见太阳，也没见拾棉工姐妹出屋，我溜出来在她们门口溜了两趟，没听见啥动静，知道她们在歇身子补瞌睡，就轻手轻脚地退回了。独自出了大门，踏上通往水塔房的水泥路，见五六只肥硕的大母鸡懒散地站在路面上，叽叽咕咕地说鸡话。说它们大，我可绝对没有夸张，它们头大，爪大，身子大，一只至少十五斤。红黄的羽毛，自己会发光。母鸡们一走一探脖儿，一步一晃悠，两步一停歇，三步一抖擞。那架势，活像宫殿里的娘娘们出游；那做派，又高傲又散漫，还矜持得让人受不了。

我一看见这群瓷实实的母鸡，肠胃就开始受不了。不知怎么地，就幻想出它们在炒锅里的种种模样，那淳厚的汤柱高高低低，咕咕嘟嘟，那鸡肉的酥香起伏，稀里哗啦。我的幻想越来越不像话，只好张开臂膀赶鸡走，它们依旧从容踱步，鸡眼直视。只好我走，毅然弃鸡而去。

走到两棵大树下，仰脸看，却辨不出是什么树。树干直溜，别的树已成斑秃，或全秃，它俩却一头青丝，简直是枝繁叶茂，还挂着点点绿果。这有点儿气人，我跳着脚拽它们的枝条，直到

跳不动了，也没能动得它们一根毫毛。

刚回到院子里，任叔抱着丫丫回来了，丫丫手里一簇青枝绿叶。我一看，就说：“是那两棵树，叫什么名字？”

任叔说：“沙枣树。”

他从丫丫手中抽出一枝递给我，柳枝儿似的叶片间，藏着两粒小青枣儿，似两枚青玉耳坠。

晚饭后走进土坯房，挑开棉帘，见里面昏暗一片，一个小灯泡散发有限的光。小屋空间不小，两排搭起的长铺，中间留有走道，靠里的窗户下放一张长木桌，一个女子在照镜子梳头。

我含着浓浓的情感说：“姐妹们好哇！”

几个躺在被窝的人没有动，也没有搭腔。侧歪在被垛上的两姐妹翻身下床，一个说：“哎呦，大姐来了，刚才我还想到你，以为你还在睡觉哩。”

张粉花拉上我的手，汪兰兰拍着床边让坐下，我示意她们小声点儿，铺上的姐妹陆续欠起身子说：“不得事，俺都没睡着，睡了一下午这会儿不困了。”

我朝她们看过去，说：“一听话音儿就是咱周口人，在这见面亲哩很。”

（未完待续）
(此书由河南文艺出版社出版)